

红顶商人胡雪岩

[台湾]高阳



经商必读奇书

台湾「高阳」

红顶商人胡雪岩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出版前言

胡雪岩（1823—1885），清末大资本家。初年在杭州设银号，经理官库银务。1861年从上海运军火粮米接济杭州清军，被太平军击退。次年又为清军勾结法国侵略者组织常捷军”。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，又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，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，代借内外债一千二百五十余万两。他依仗湘军权势，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，在杭州开设庆余堂药店，并经营出口丝业。1884年受洋商排挤破产。

台湾作家高阳在《一代巨贾胡雪岩》（原名《胡雪岩》）一书里，描写胡雪岩白手起家，买空卖空，终成一代巨贾的传奇经历。《红顶商人胡雪岩》接续前书，但独立成篇。写太平军占领杭州，王有龄自杀，胡雪岩失去靠山，转投左宗棠门下，写胡雪岩晋升官场，操纵商场，攀上事业的巅峰，但面临着四伏的危机而不觉；揭开了胡雪岩传奇的新的一页。

小说内容丰富，情节曲折，写历史风云，波澜起伏；绘人情世态，细致入微；但以胡雪岩的口吻写“红顶商人”，对太

平天国和清政府的斗争的描述、评介，自非我们所能苟同。

由于故事连接，为便于阅读，此书再版时，将原《红顶商人》、《萧瑟洋场》与《灯火楼台》合为一书，以《红顶商人胡雪岩》为书名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红顶商人

“禀大帅，”戈什哈向正在“饭后一局棋”的曾国藩请个安说，“浙江的差官求见。请大帅的示：见是不见？”

曾国藩正在打一个劫；这个劫关乎“东南半壁”的存亡，非打不可，然而他终于投子而起。

“没有不见之理。叫他进来好了。”

那名差官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行装；九月底的天气，早该换戴暖帽了，而他仍是一顶凉帽，顶戴是亮蓝顶子，可知是个三品武官。

“浙江抚标参将游天勇，给大帅请安。”那游天勇抢上两步，跪下去磕头，背上衣服破了个大洞，露出又黄又黑的一块皮肉。

“起来，起来！”曾国藩看他那张脸，仿佛从未洗过似的；内心老大不忍，便吩咐戈什哈说，“先带游参将去息一息，吃了饭再请过来说话。”

“回大帅的话，”游天勇抢着说道：“卑职奉敝省王抚台之命，限期赶到安庆，投递公文，请大帅先过目。”

“好，好！你给我。你起来说话！”

“谢大帅！”

游天勇站起身来，略略退后两步；微侧着身子，解开衣襟，取出一个贴肉而藏的油纸包，厚甸甸地，似乎里面装的不

止是几张纸的一封信。

那油纸已经破裂，但解开来看，里面的一个尺把长的大信封却完好如新；曾国藩接到手里，便发觉里面装的不是纸，是一幅布或绸。翻过来先看信面，写的是：“专呈安庆大营曾制台亲钧启。”下面署明：“王有龄亲笔谨缄。”

再拆开来，果不其然，是一方折叠着的雪白杭纺；信手一抖，便是一惊，字迹黑中带红；还有数处紫红斑点，一望而知是血迹——王有龄和血所书的，只有四个海碗大的字：“鹤候大援”；另有一行小字：“浙江巡抚王有龄谨率全省数百万官民百拜泣求。”

曾国藩平生修养，以“不动心”三字为归趋；而此时不能不色变了。

大营中的幕友材官，见了这幅惊心动魄：别具一格的求援书，亦无不动容，注视着曾国藩，要看他如何处置？

曾国藩徐徐卷起那幅杭纺，向游天勇说道：“你一路奔波，风尘劳苦，且先休息。”

“是，多谢大帅。”游天勇肃然答说：“卑职得见大帅，比什么都安慰；种种苦楚，这会都记不起来了。只求大帅早早发兵。”

“我自有道理。”看他不愿休息，曾国藩便问他浙江的情形，“你是哪天动身的？”

“卑职是九月二十从杭州动身的。那时余杭已经沦陷。”游天勇答道，“看样子，现在杭州已经被围。”

“杭州的城池很坚固。我记得‘一统志’一说，是十个城门。”曾国藩念道：“‘候潮’听得‘清波’响，‘涌金’‘钱塘’定‘太平’。宋仁宗的时候，处士徐仲晦，愿子孙世世不离钱塘，说是永无兵燹之灾。想来杭州可以守得住。”

他念的那句诗，游天勇倒是听过，是拿杭州的十个城门，候潮门、清波门等等缀成诗成；至于什么宋朝人的话，他就莫名其妙了。只是听语气，说杭州守得住便无发兵之意，游天勇大为着急，不能不说话。

“杭州的城坚固，倒是不错。不过守不长久的。”

“喔，”曾国藩揸开五指，抓梳着胡须问：“这是什么道理？你倒说来我听。”

“杭州存粮不足——。”

杭州虽称富足，但从无积米之家。浙西米市在杭州东北方一百里处的长安镇；杭州的地主，每年所收租谷，除了留下一家食米之外，都运到长安镇待价而沽，所以城里无十日之粮。这年春夏，青黄不接之际，米价大涨；而杭州经过上年二月间的一番沦陷，劫掠一空，留下来的百姓，艰苦度日，哪里来的钱购粮存贮？本来是想等新谷登场，好好作一番储粮的打算，谁知兵败如山，累累满野，都便宜了太平军。

“唉！”曾国藩深深叹息，“在浙东的张玉良、李定太，如果肯拼命抵挡一阵就好了。”他接着又问，“守城最要紧的是粮食丰足。王抚台难道就不想办法？”

“王抚台也在极力想办法，去年就出告示，招商采买，答应所过地方，免抽厘税。不过路上不平靖，米商都不敢来。”游天勇说，“卑职动身的时候，听说王抚台预备请胡道台到上海去采办粮食军火，也不知运到了没有？”

“哪个胡道台？”曾国藩问，“是胡元博吗？”

“不是。是胡雪岩。”

“喔，喔，是他！听说他非常能干？”

“是！胡道台很能干的；杭州城里，大绅士逃的逃，躲的躲，全靠胡道台出面，借粮借捐维持官军。”

曾国藩点点头，默想了一下杭州的形势，随又问道：“钱塘江南岸呢？现在浙江的饷源在宁绍；这条路线是畅通的吧？”

“是。全靠这条路。不过——。”

“你说！有什么碍口的？”

“回大帅的话，过钱塘江，萧山、绍兴、宁波一带，都归王大臣管；他跟王抚台不和。事情——。”游天勇略微摇一摇头，说不下去了。

王大臣是指钦命团练大臣王履谦。曾国藩亦深知其人，并且曾接到他来信诉苦，说绍兴、宁波两府，每月筹饷十万两银子解送省城；而王有龄未发一卒渡江。现在听游天勇的话，似乎事实并非如此。但不论谁是谁非，将帅不和，兵民相仇，总不是好兆。浙江的局势，真是令人灰心。

“你下去休息。”以曾国藩的地位，若有所处置，自不须跟游天勇明说，更不必向他作解释，只这样吩咐：“你今晚上好好睡一觉，明来取了回信，即刻赶回杭州去复命。公文、马匹、盘缠，我会派人给你预备。”

“是！”游天勇站起身来请个安，“多谢大帅。”

跑上海、安庆的轮船，是英商太古公司的四明号，船上的买办叫萧家骥，原是上海的富家子，生就一副喜欢搜奇探秘的性格，最初是因为好奇，拜了古应春做老师学英文。再由他的“师娘”七姑奶奶而认识了“舅舅”尤五——他跟着七姑奶奶的孩子这样叫，因而对漕帮也有了渊源。但是，他跟胡雪岸一样，是一个深懂“门槛”里的内幕，却是个在“门槛”外面的“空子”。

为了曾国藩派李鸿章领兵援沪，四明号接连跑了几趟安

庆；到得事毕，已在深秋；萧家骥方得抽空去看古应春。

古应春很得意了，先跟胡雪岩合作丝茶生意，很发了点财；及至江浙局势大变，丝茶来路中断，改行经营地皮，由于逃难的富室大族，纷纷涌向上海租界，地价大涨特涨，越发财源茂盛。而且近水楼台，选地鸠工购料都方便，所以在新辟的二马路上，造了一所极精致的住宅；一家三口——七姑奶奶生了个儿子；倒用了上十口的下人。

他们师弟的感情一向深厚，自然先谈些旅途情况之类的闲话。说不到几句，听得七姑奶奶的声音；接着便出现在他们面前，浓妆艳抹，一张银盆大脸，白的格外白，红的格外红，加以首饰炫耀，更令人不可逼视。

“师娘要出门？”萧家骥站起身来招呼。

“是啊，有两个远道来的亲戚，去见见上海的市面。逛逛洋行兜兜风——。”

“这么冷的天去兜风？”古应春打断她的话笑道：“你在发疯！”

古应春就爱捉他妻子话中的漏洞，七姑奶奶听惯了不理他，管自己往下说：“中午请客人吃番菜；下午去看西洋马戏。晚上还没有定，要不要在一起吃饭？”

“不必了！晚上回家吃饭。这两天蟹好，我去弄一篓蟹来。”

“对！”七姑奶奶大为高兴，“今年还没有好好吃过一顿蟹。”接着又叹口气；“遭劫！兵荒马乱，蟹的来路都断了。这个年头，做人真没味道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不要不知足了！”古应春说，“你住在夷场上，不忧穿、不忧吃，还说做人没有味道；那末陷在长毛那里的人呢？”

“就为的有人陷在长毛那里，消息不通，生死不明；教人牵挂肚，所以说做人没有味道。”说着，便是满脸不欢。

“顾不得那么多了。”古应春用劝慰的语气说：“你们去逛逛散散心；晚上回来吃蟹。”

七姑奶奶没有再说什么，低着头走了。

古应春亦不免黯然，“局势很坏。”他摇摇头，“杭州只怕就在这几天完蛋。”

“胡先生呢？”萧家骥问道：“不晓得在杭州怎么样？”

“没有信来。”古应春忽然流下两滴眼泪，“这么一个好朋友，眼看他失陷在里面，也不晓得将来还有没有见面的日子？这两天晚上跟你师娘谈起来，都是一整夜睡不着觉。”

“吉人天相！”萧家骥劝慰他说，“我看胡先生，不管他的相貌、性情、行为，都不象是遭劫的人。再说，以胡先生的眼光、心思，又哪里会坐困愁城，束手无策？”

这几句话很有用，古应春想了好一会，点点头说：“我也怎么样都看不出他是短命相。”

在古家吃了饭，师弟二人，同车而出；古应春将他送到了船公司，自己便到他的做地产的号子里，派“出店老司务”去买蟹；特为关照：只要好，价钱不论。

有这一句话，事情就好办了。那老事务也很能干，到内河码头上等着，等到一只嘉兴来的船，载来十几篓蟹；眼明手快，先把住一篓好的不放手，然后再谈价钱。

“五钱银子一个，大小不论；这一篓三十二个，格外克己，算十五两银子。”

“十五两银子，还说克己？”

“要就要，不要拉倒。你要晓得，蟹在嘉兴不贵，这一路到上海，是拿性命换来的；难道不值五钱银子一个？”说着，

就要来夺回他的货色。

老司务哪里肯放，但是也不能照数付价；摸出十二两现银，塞到货主手里；此人不肯接，软磨硬吵，十四两银子成交。

将蟹送到古家，七姑奶奶刚好回家；拿蟹来看，只见金毛紫背，壮硕非凡，取来放在光滑如镜的福建漆圆桌上，八足挺立，到处横行。那老司务看着，不由得就咽唾沫。

七姑奶奶本性厚道，也会做人，当时便对老司务说，“买得多了，你拿几个带到号子里，跟同事分着尝尝。”说着便从篓子里拎了一串出来，恰好五尖五团，整整十个，就手递了过去。

老司务却不肯要，无奈七姑奶奶执意要大家分尝，只好带了回去。然后亲自下厨，指挥厨子用紫苏蒸蟹。接着又开箱子找出一套银餐具，小钳子、小钉锤，做得极其玲珑可爱。

正在吃得热闹的当儿，只见人影幢幢，有人声、也有脚步声——七姑奶奶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就怕见这种情形，一下子吓得手足发软、脸色苍白；因为她家在她六岁的时候，遭过一阵火灾，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，快三十年了，印象不消，余悸犹在。

“不要这样子，”她又气又急地喊，“你们在乱什么？”

一句话没有完，只见男仆扶进一个人来；七姑奶奶越发惊心，但总算还好，一眼瞥见古应春是好好的。他抢上几步，亲手揭开门帘，不断地喊：“扶好，扶好！”又抽空向里说了句，自是对七姑奶奶而发：“快叫人搬一张藤靠椅来！”

惊魂初定的七姑奶奶问道：“谁啊？”

不知从哪里闪出来一个萧家驥，接口说道：“胡先生！”

“哪个胡先生？”

“还有哪个？小爷叔！”

七姑奶奶一听心就酸了；急急往门口迎了出去，正好男仆扶着胡雪岩到门口，灯光映照，哪里还认得出来？

“是小爷叔？”

“七姐！”满脸于思，憔悴异常的胡雪岩勉强笑了笑，露出一嘴森森的白牙，“是我。”

“真是小爷叔？”七姑奶奶双泪交流，“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”

“这时候哪里有功夫说话？”古应春不耐烦地催促：“还不快搬藤椅来？”

七姑奶奶赶紧回身指挥丫头，搬来一张藤椅，铺上褥子；男仆们七手八脚地将胡雪岩扶着躺下，她这时才发觉，胡雪岩一条腿受伤了。

“快请医生来！拿姜汤！”古应春一叠连声地吩咐：“熬粥！”

事出突兀，七姑奶奶乱了枪法，倒是萧家驥比较镇静：“师父，你让胡先生先坐定了再说。”

胡雪岩那边坐定下来，已有丫头端来一碗红枣姜汤，他一面喝，一面喘气，手在发抖、腿在抽筋，那副样子看在七姑奶奶眼里，视线立刻就模糊了。

“这是虚极了！”古应春对他妻子说，“这时候还不能多吃东西；你把那枝老山人参拿出来。”

这是因为胡雪岩已经两个月没有吃过一顿饱饭；坐只小船一路逃出来，由于身上带着公事，不敢露面，昼伏夜行穿过一个接一个的“长毛窝”，沿途也不容易弄到食料；就算有，也不能尽情饱餐，因为肠胃太弱，骤饱之下，无法消化。相传每年冬天开施粥厂，头一天总有几个穷汉因为过于贪心而胀死；

七姑奶奶也懂这个道理，急急去取了那枝出自大内、珍藏已久的吉林老山人参来，让胡雪岩嚼咽而食，扶保元气。

“小爷叔，”七姑奶奶望着他那条受伤的腿说：“我看看你的伤口。”

说着，就要伸手去捧他的脚，胡雪岩急忙往里一缩。伤是在嘉兴附近为长毛盘问时，一句话不对劲被砍了一刀；无医无药，在荒郊野庙胡乱找了些香火掩敷，从小褂子上撕了些布条扎紧，如今正在溃烂，血污淋漓，肮脏不堪，所以胡雪岩不愿让她沾手，“七姐，你不要动它。”胡雪岩说一句便喘气，停了一下又说了两个字：“我饿！”

“我晓得、我晓得！粥在熬了。”七姑奶奶想到一个办法，“我先弄些东西来给小爷叔吃。”

我亲自入厨，舀了一碗现成的鸡汤，撇去浮油，撕一块脯子肉剁成肉泥，倒在汤里；然后取一块米粉做的奶糕，在鸡汤中捣碎泡化，成了一碗“浆糊”，亲手捧给胡雪岩。

一闻见香味，胡雪岩先就忍不住连连咽着唾沫；接到手里恨不得一下子吞进肚里，但他想到，过于露出“馋相”，会伤他们夫妻的心，所以不得不强自抑制着，装得斯文从容地，一匙一匙舀着吃。

一大碗浆糊吃得光光，实在意有未足；便用无可奈何的声音说道：“七姐，五脏庙还在造反。”

“小爷叔，”古应春劝他，“等下再吃！”

“喔！”胡雪岩点点头，但脸上是异常失望的神色。

七姑奶奶大为不忍，但也不能不顾他的肠胃，随即说道：“这样吧，弄点吃不坏的东西来吃。”

于是装了几盘零食，松子、杏仁、蜜枣、金橘饼之类，为他“煞馋”；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伤科医生到了，检视伤口，认

为相当严重，总要半个月才能行动。

“这，这办不到，”胡雪岩很着急地说，“至多三、五天，我一定要回去。”

“什么？”七姑奶奶急急问道，“小爷叔，你还要回去？回杭州？”

“是啊！杭州城里，多少张嘴都朝天张大了在等我。”

“小爷叔是受王抚台的重托，特为到上海来买米的。”古应春向七姑奶奶解释：“这是救命的事，小爷叔确是不便耽搁；我已经派人去请五哥来商量的。不过，”他转脸向伤科医生问道：“先生，无论如何要请你费心；不管用什么贵重药，总要请你想个法子，让我们这位小爷叔，三五天以内，就能走动。”

“真的。”这时的七姑奶奶也帮着恳求，“郎中先生，你要做做好事；我们这位小爷叔早到一天，杭州城里就要多活好些人。这是阴功积德的大好事；郎中先生，你一生看过的病人，没有比这位再要紧的。”

最后这句话很有力量，伤科医生大为动容，将他的伤口左看右看，攒眉咂嘴了好半天，说出一句话来。

“办法是有，只怕病人吃不起痛苦。”

“不要紧！”胡雪岩咬一咬牙说，“什么痛我都不在乎，只要早好！”

“说说容易。”伤科医生大摇其头，“看你的样子，人是虚弱到了极点；痛得厉害，人会昏过去。等我想想。”他转脸问道：“古先生，你不是认识外国医生？”

这一说，提醒了古应春；悔恨不迭——只为胡雪岩的模样，令人震惊；一时昏瞶，竟想不起请西医，如今倒不便“另请高明了”了。

“是！”他只好先回答了再说。

“外国医生的看法来得慢：不过他们有两样药很管用；你能不能去要点止痛药来。”

“这，”古应春面有难色，他知道西医跟中医不同，不曾诊治过病人，不肯随便给药；而且止痛的药也不止一种，有外敷、有内服，“要哪一种止痛药，总得有个药名才好。”

“药名就说不出来了；叽哩咕噜的洋文，弄不清楚。”伤科医生略停一下，下了决心，“算了！耽误时候，也不是一回事，我先动手。”

于是他从药箱里取出一个布包，一打开来，雪亮耀眼，是几把大小不同的刀钳；然后用新棉花擦拭伤口，运刀剝去腐肉，疼得胡雪岩满头大汗。古应春和七姑奶奶心惊肉跳，也陪着他淌汗；同时还得胡作镇静，想出话来安慰病人，七姑奶奶象哄小孩似地，不断地说：“不疼、不疼，马上就好了。”

毕竟好了，敷上止血定痛的“降香散”包扎妥当；伤科医生自己也大大地舒了口气，“总算还好，没有变成破伤风。”他说，“‘金疮出血太多，其脉虚细者生。’如今千万要好好照料，疏忽不得。”

接着他又说了许多禁忌，不能劳动，不能生气，不能大说大笑；还要“忌口”，咸、酸、辣和热酒、热汤都不能喝，连热粥也在禁忌之列。

“糟了！”七姑奶奶说，“刚喝了一大碗热鸡汤。”

“喝也喝过了，提它干什么？”古应春说，“以后小心就是了。”

等伤科医生一走，古应春要改请西医来看；七姑奶奶不赞成，胡雪岩也表示不必，因为他自觉痛楚已经减轻，证明这位伤科医生有些手段，自不宜更换医生。

“我精神好多了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办大事要紧。五哥怎么还不过来？”

“今天是他一徒弟续弦，在吃喜酒，我已经派人去追了。小爷叔，”古应春说：“有事你先分派我。”

“好！”他探手入怀，掏摸了好半天，才掏出一个油纸包；递了给古应春。

打开油纸包，里面是惊心动魄的王有龄的两通血书，一通致闽浙总督庆端，乞援以外，更望设法督催一直逗留在衡州的李元度，带领所募的湘勇，往杭州这方面打，好牵制长毛，减轻杭州的压力。

还有一通是给江苏巡抚薛焕的，要求筹饷筹粮，同时附着一件奏稿，托薛换代缮拜发。其中详叙杭州被围绝粮，归咎于驻在绍兴的团练大臣王履谦，勾结劣绅，把持地方，视省城的危急，如秦人之视越；更骇人听闻的是，居然唆使莠民戕害命官——九月廿四，长毛窜陷钱塘江南岸，与杭州隔水相望的萧山，如兴知府廖宗元派炮船，迎头拦击；寡不敌众，官军败退。王履谦和萧绍一带的百姓，平时就与官军不和，猜忌甚深；这时以为炮船通敌，回来是替长毛带路，王履谦便下令包围活捉，格杀不论。

廖宗元得报，知道这纵非诬陷，也是极严重的误会，赶紧亲自出城弹压。暴民一声呼啸，将廖宗元从马上拉下来痛殴，王履谦袖手旁观，默赞其事。由这一番内讧，替敌人制造了机会；长毛长驱猛扑，兵不血刃而陷绍兴。长毛进城的前一天，王履谦携带家眷辎重，由绍兴逃到宁波，经海道逃到福建；而杭州的粮道，也就此断了。王有龄自然要参劾王履谦，措词极其严厉；甚至有“臣死不瞑目”的话，可以想见他对王履谦怨恨入骨。